



李 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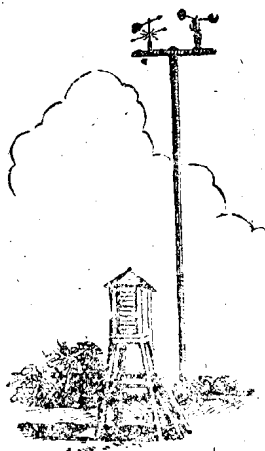
耕云播雨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耕 云 播 雨

李 准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耕 云 播 雨

李 准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金佛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张3·字数: 53,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1.249 印数: 1—15,000册

定价: 0.30元

內 容 說 明

丹江人民公社成立了一个气象站。指揮大規模的生产，需要預先掌握天气变化的情况。这是人民公社征服自然的第一步。

气象員淑英只学习了十多天，开始，她測到有冰雹也不敢預报，結果生产上受了一些損失。这件事，使她明白了應該有高度的責任心，同时也更具体地体会到了气象工作的重要。

以后她就正式开始預报了。有时报的很准；可有时也不完全准，群众中不免有些怪話。但党委給了她有力的支持，并指示她实行土洋結合，吸取老农的经验，使預报更加准确，对于指揮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在紧张的抗旱中，全县将有暴雨来临，县委指示公社把水庫的水放掉，以免山洪暴发时发生危險。但淑英預測結果，这个山区由于地势特殊，不会下雨，那么，水庫的存水就是庄稼唯一的指望，万万不能放掉。她以最敢于負責的精神，坚持了她自己的預报。党委经过分析，认为她的預报是可信的，沒有放水，保証了对庄稼的灌溉。

淑英不以預报为滿足，在庄稼快成熟时，将有冰雹来袭，她和同志們想出办法，噴射了消雹药，使冰雹化为雨水落下，保住了大丰收。

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人民公社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正象民歌里唱的：“人民公社力量大，管風管雨管自然。”

第一章

画面上出现一幅民间剪纸“耕云图”。这幅剪纸的内容是在天空朵朵彩云中，一条龙拉着一张犁在云雾中奔腾着。后边扶犁驱龙的是一个梳着两条短辮的含笑的小姑娘。

旁白：过去天难人，如今人管天，人民公社力量大，管风管雨管自然。下边给大家讲一个大跃进中间的新鲜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农村人民公社里。

重迭青翠的远山。

沿着山势而下，是一片辽阔的麦田。麦田中壟陌整齐，麦苗青绿如茵。右边是一条大河，在笔直的河堤岸上，栽种着一行行桃树。桃花正开葩怒放，远远看去象一片粉红色的云霞。

河堤上是一条平坦大道，一个小姑娘在路上精神奕奕地走着。她背了个小背包，手里还提着小提袋。

这个小姑娘有十七八岁年纪，圆圆的脸，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从她时常咬着下嘴唇的表情来看，在她的天真和稚气里，又显出一些坚定、有主见和有毅力的性格。

她叫肖淑英，是丹江人民公社派到省里去学习的气象员，现在由省里回到公社。

她兴奋地看着堤下肥绿茁壮的麦苗、盛开的桃花和远远的一片金黄灿烂的油菜花。

她忽然发现前边有一辆胶轮大车，赶车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在打着响鞭。他是淑英的哥哥，叫铜锤。

她喊起来：“哥哥，哥哥，等等我，等等。”

胶轮大车站住了。

青年跳下车来，手打遮阳看着。也喊叫着：“淑英！淑英！你怎么回来了？”

淑英跑到车前，把行李往车上一摆，跳到车上。

淑英：“哥哥，我听着打鞭子的声音就知道是你。”

铜锤：“淑英，你到省里学习，怎么才去了两天就回来了？”

淑英：“两天？我去了十来天了。我去的时候，咱们林场这些桃花都还是小骨朵呢！”

铜锤：“你们这气象训练班学的这么快啊？”

淑英：“我们到那里参观了参观，实习了实习，心里就急呀急的不得了，就想马上回到咱们公社也办起气象站。后来领导上说，书发给你们，你们回去自己干吧。

我們就回來了。反正呀，這一回經是取回來了。”她又笑着說：“哥哥，這農村氣象工作，是一門新科學，是指揮農業的參謀，可重要啦！”

銅錘：“你只學了幾天，頂個屁事！”

淑英：“嗯，那也不一定。”她指着自己的眼睛說：“你看我這眼睛，這十幾天我就沒有好好睡覺，在省氣象局我就問呀，看呀，我還偷偷實習。我想啦，咱們從農村去一次也不容易，把瞌睡先攢起來，回到家里再一大總兒睡！”

銅錘：“淑英，我看你學那幾天也不頂事，還是回到我們這青年隊吧！”他用鞭子指着下邊的麥田說：“你看我們搞這個豐產方多好。大躍進嘛，當個青年還是要大馬金刀地干個體力活。不用每天坐到屋子裡，撇着北京腔……”

淑英：“哎呀，你弄錯了，你弄錯了！那是廣播，我們這是氣象！哎，你這個生產隊長呀！”她羞着他。

銅錘：“反正你們那個都是‘腦力勞動’！”

淑英：“那倒不一定。我們腦力體力活都干。可是你呀，就不動腦子。”

膠輪大車拐下堤壩，下了個坡，走到一大片油菜田的田間大道上。在油菜田裡，一群姑娘正把幾十箱蜜蜂抬着往地邊安放著。

其中有一個叫小梅的姑娘喊着：“哎！你們看，淑英回來了，淑英回來了！”

一群姑娘蜂擁到車前，喊着：“淑英！淑英！”

淑英也喊着：“小梅，桂枝！”

小梅等几个姑娘跑过来，高兴得跳着，嚷着，笑着，把淑英从车上拥下来，又把她抬着举起来。

淑英喊着：“小梅，……小梅，看你们吧！”

小梅：“你可回来了，可把我们想坏了！”

桂枝：“我们可想你了，学习了点什么？我们都等着你呢！”

在远远的一个水库近旁，有几间房子座落在堤下边。这是丹江人民公社的一个面粉厂，这个面粉厂一面用着水库闸门中流出来的水力，一面用着风力。

在一个矗立在天空的风磨架上，一个小青年正在修着架上的银白色的十字风帆。风帆慢慢地转动着。青年了望着油菜地，忽然发现了淑英，脸上露出极端喜悦的表情，迅速地从高架上爬下来。

在油菜地里，姑娘们正和淑英亲热地谈着话。

淑英：“呀，变的多快呀！”她指着一片崭新的猪舍说：“咱们这个大猪场可建起来啦，我走时还是一片空地。”

小梅高兴地说：“淑英姐，咱们蜂场也建立起来了。你看，这都是咱们公社今年新添的蜜蜂。”

桂枝：“各队都有化肥厂了；你回去看看，驴子拉的磨都没有了，都换成水力磨、风力磨啦！”

小梅指着风磨：“你看，那就是风磨。都等着你这个

气象員哩；关書記說，将来叫风給咱們当拉磨驴子，可是这个驴子的飼养員啊，就是你！”

姑娘們格格笑着。

在风磨前，小青年爬下来了。他有二十二三岁年紀，高高的个儿，两条老长的腿，长着一副小孩臉，眼睛、鼻子和嘴似乎长的靠近了一些，但却露出一副渾朴聪明的样子。

他叫楊立春，是公社木工厂的技术木匠。他望着油菜地，不禁咧开嘴天真地笑了。

他向磨坊里喊着：“二嫂子，二嫂子，你家淑英回来了！”

从磨坊里走出来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壮健妇女，她笑着說：“立春哪，你听誰說？”

立春指着：“那不是，在油菜地，向这里来了。”

二嫂子踮着脚看了看：“我看不清。”

立春：“車上坐着的！”

二嫂子：“那是你銅錘哥呀！”

立春：“哎，你就只能看見你男人！”

二嫂子：“去你的吧！誰和你的眼睛一样！”她又看着：“啊！真是这妮子回来了。”她順手拿起个广播筒喊着：“淑英！淑英！”

淑英站在車上应着：“嫂子，我回来啦！”

立春天真地笑着，在磨坊前拿起来个瓦盆到水磨木

輪下边打洗臉水去了。

在磨坊前，淑英和二嫂子親切地談着話。

二嫂子：“淑英啊，你走后，我又調動工作啦；我現在是咱們隊里面粉廠的主任呀。哎呀，忙的鞋里都長草了；領糧食，送面，學文化，學技術……”

銅錘在下邊大路上喊着：“淑英，我先走啦，我把你這行李捎回家去。”他正吆喝着牲口要走，二嫂子喊着：“呃！你等一等！”

她翻身跑到磨坊里，扛了一大袋面粉，手里還提了半袋獸皮，飛跑到膠輪大車前，往上邊一放說：“捎到食堂交給咱媽，要個收條，知道吧。”

銅錘看着妻子滿臉面粉說：“知道了。看你臉上那個面粉！”

二嫂子：“這有什麼。”她用手撲拉了一下。

銅錘趕着車走了。

二嫂子又跑上來，這時立春把一盆水端過來。他叫着：“淑英，你回來了！”

淑英猛一轉身，看見是立春，眼睛里閃着光彩笑了。她拿出來個鋼尺給立春說：“立春哥，我給你買的。”立春高興地接住，小聲說：“你洗洗臉吧！”

這時恰巧二嫂子走過來，她嚷着說：“哎！我說這個立春，可真有點眼色，你看見我這一臉面粉，就給我打來洗臉水啊！”她說着，老大不拘地蹲在地下洗起來。

淑英微笑地看了看立春。

二嫂子：“淑英啊，管这个风磨可真气死人，每天得跟这个死鬼老天打交道。你要磨面，它偏偏没有风，你把粮食一扛走，它呼呼呼又刮起来了！”

淑英：“嫂子，以后你别担心了。”她说着也去蹲在脸盆前洗脸：“咱们公社就要建立气象站了。将来每天我给你们报告。这风能刮起来旗子是三级风，就够你们风磨上用了；要是电线丝呜呜响，那就是五级风！”

二嫂子：“哎哟，你可真学会点本事了，你才去了几天呀？”

立春插嘴说：“整整一天半了。”

二嫂子又问淑英：“淑英啊，你这次去都学了些什么？”

立春又热情地接着说：“气象。是预测天气……”

二嫂子发脾气了。她说：“我说立春哪，我又没有问你，你怎么老打岔？你要不說話，誰能当你是哑吧！”

立春脸红了，淑英忍不住格格地笑起来。

二嫂子拉着淑英说：“走吧！我也该回家啦；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你。”

淑英：“嫂子，我得先到党委会汇报一下。”

二嫂子：“走吧！走吧！你先对我说郑州啥样子；人家说有六层高的楼，马路旁都是花园；……”她说着拉着淑英走了。

立春呆呆地望着，他忽然喊着：“淑英，咱们团支部新成立了个科学研究小组。”

淑英回头来应着：“啊！知道了。”她点着头。

这时二嫂子忽然从口袋内掏出一把铁锁对立春喊着说：“立春，接住这个锁，把磨坊锁住！”她说罢把锁嗖地一下向立春扔过来。

立春慌忙接住。二嫂子拉着淑英走了。

二

在公社党委会的办公室里，公社党委书记关天纪正和公社的农业部长许相朝在研究着棉花春播的事情。

关天纪有三十七八岁年纪，中等身材，紫红脸膛，说话爽朗、豪壮，在乐观的气质中，又有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许相朝有四十来岁年纪，细高个子，动作迟缓，有一种浑厚的老年农民气质。

许相朝：“今年棉花地耙的细致，墒保住了。就是从现在到谷雨不下雨，也能种得上。十几个队我都去看了，一般都耙过有六七遍。”

关天纪点着头，他问：“你看的都是丰产方吧？”

许相朝：“是啊。不是丰产方地，我也看了几块，都差不多。”

关天纪：“上午我到堤南四个大队看了看，丰产方地都整得好。山上有几块可不行，粪还没有送，圪垃还都没打碎。咱们现在抓工作呀，一面要抓大面积丰产方，一面还要注意死角；不能光骑自行车看，还要走那些不能骑自行车的路去看。另外，我看还要把省委的精神贯

彻一次，会开透，群众就自己主动安排了。”

淑英从外边跑进来。

淑英：“关书记，许部长！”

关书记高兴地：“嗨，淑英！咱们的小哨兵回来了。回来的好。”

淑英：“关书记，我们那个训练班没有正式办呀，参观了几天，省气象局给了两本书带回来了。”

关书记：“带回来书就行，勤学习，苦钻研，找些人帮助你，咱们公社几万人还办不起个气象站？”

淑英：“省里领导也是这么说的。人家还说象咱们这地方，是三省交界的地方，有时全省的气象预报，在咱们这儿不一定都准确，最好是公社迅速建立起气象站。”

许相朝：“咱们这儿什么也没有，办气象站是简单的事。”

关书记：“没有东西想办法。伸手等待，寸步难行；自力更生，日行千里！只要有决心办，还能办不起来个气象站？”

淑英：“省里领导说：可以搞土洋结合。”

关书记：“是嘛，咱们决定办。”他对淑英说：“淑英啊，咱们今年的小麦是一律三水五肥园田化，指标平均四百斤。能不能保证大丰收，可就看你们这侦察天空的情报员能不能把情况报准了！”

淑英：“关书记，我保证。”

三

在淑英家里，二嫂子提着淑英的袋子，走进大門就喊着：“媽，咱淑英回来了。”她說着走到屋子里。

肖大娘正在屋子里戴着老花鏡写字，她有五十多岁年紀，身体健壮。她笑着說：“怎么就回来了，在哪里？”

二嫂子：“去公社党委汇报去了。媽，咱淑英学会气象了，今后我用风就不发愁了。”她猛地一想又說：“哎！媽，面交給你們食堂了吧？”

肖大娘：“交到了，九十二斤。”把收条給她，“这不是收条。你倒是認真！”

二嫂子：“嗯，俺爹比我还認真：他管着倉庫，我那次不拿收条，他就不給領粮食！”

淑英爹肖寬老汉正从門外走进来，他笑着說：“又說我什么哩！”

肖大娘：“咱媳妇說你太認真，要收条。”

肖寬：“这是本分嘛。”

二嫂子这时把自己写的一张条子給肖寬說：“給吧，爹，俺今天还得領粮食，明天还有风。”

在公社党委办公室，关書記和許相朝、淑英继续談着話。

許相朝：“現在劳动力这样缺，要专放一个人作这个事可有点不值得。这样好不好：公社里也还需要个通訊

員，叫淑英在公社里，每天報報天氣，另外主要做些勤雜工作。”

關書記：“不，通訊員和這是兩回事。那個可以對付過去，這氣象員可得要專職的。老許呀，咱們今後要保證大豐收，要用現代化科學裝備農業，徹底消滅自然災害，氣象工作可重要的很。有这么一兩個人能經常跑到雲彩里給咱們打探打探消息，對指揮生產好處大了。何況現在都是大面積豐產區，大兵團作戰，要指揮幾十個隊，氣象工作重要的很。”

許相朝：“是呀，可是省里、縣里都有氣象台，咱公社里辦嘛，有這回事算了！人家預報總歸是老根。”

關書記大不以為然地說：“我就不同意你這個看法。省里縣里是根據，可是咱們自己在當地預測，也是根據。另外，你知道，咱們是山區，地形複雜，又在省邊縣界，氣候變化情況很特殊，我看是說辦就辦。”

淑英：“得找一塊地方，安裝些儀器。”

關書記指着窗外說：“你們看，村東那個小龍王廟台，就放在那兒。咱們也取個新名字，叫個‘觀天台’！”

四

在淑英家里，肖寬正向肖大娘談着淑英。

肖寬：“咱淑英有干劲，思想好，心里又有主見，她能學會。去年有人說叫她進城找點工作，我就沒叫她去。咱在解放後讓她上幾年學，就是要叫她把文化用到

农村里。哎！机械化、电气化，盼了多少年，如今大跃进，算是盼到边了。农村也需要文化人了。我早就看到要有这一天。”

肖大娘：“她学这气象是管什么的？”

肖宽：“管天管地，管刮风下雨。以后你们食堂做饭时候，先听听咱淑英预报。晴天出工干活，饭做稠点儿；要是下雨天休息，做的稀一点，节省粮食。知道吧！”

肖大娘：“哎哟，这对我还有点用处哩！”

淑英从外边跑着回来，在院子里喊着：“妈，爹，我回来了！”她跑到屋子里。

肖大娘高兴地：“哎呀，我跟你爹正在说你哩！”

肖宽：“淑英，这个工作可重要；要好好给咱公社办好。你想想，咱农村几百辈子谁听说办过这些事情。”

五

在观天台上，淑英在平整着土地。这里原来是个龙王庙，现在是一个土台。后边还有一堆破砖，几个破旧的龙王泥胎神象。

木匠张老拴背着锯子、铁锹等工具走过来。

淑英喊着：“老拴爷，公社叫你们队拔的人哩？”

老拴：“你哥说别人都不闲，叫我一个来了。听说这是做什么观天台？”

淑英：“是啊，是看风看雨用的。”

老拴：“啊，这又是新名堂啦。淑英啊，过去这个台

上的小龙王庙就是缝我手里修的。修起来后，大家都来求着龙王老爷风调雨顺，磕了不少头，可也没见什么灵验！”

淑英：“你磕过没有？”

张老拴：“我自然不会磕；泥胎是我做的。俗话说：‘画匠不给神磕头！’”他说着笑起来。

淑英看看地下刨松的泥土说：“这块地是谁刨过了，打算种什么东西呀？”

老拴：“范富兴那个能豆儿，他想种烟叶哩。去年他就在这儿种了，他说是官地。”他说着指着说：“你看，他来了！”

富裕中农范富兴走过来，他向着淑英说：“你平这块地做什么哩，这是我刨过的。”

淑英：“公社打算安气象站。”

范富兴：“嗨！咱公社几万亩地，你怎么不去挑一块好地，何必要这点荒庙坡！”

淑英：“这儿正好；占用好地可惜了。关书记叫放到这儿！”

范富兴：“啊。——这是做什么用啊，气箱站？……”

淑英：“观天台；观风观雨，-观气象变化。”

范富兴冷笑着：“哼，哼哼！还没听说过。如今政府可真有工夫！要出诸葛亮了。”他说着走了。

老拴指着范富兴说：“淑英啊，这个范富兴过去给神磕头最勤，说不定他对这破泥胎还要磕头。”